

# ESG 与银行风险管理

卢娜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 欧美市场开始关注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2006 年, 联合国明确倡导责任投资原则 (UNPRI); 同年, 高盛发布 ESG 研究报告。此后, 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将 ESG 概念不断深化。本文试图从银行风险管理的实务角度阐述 ESG 与银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讨如何将其融入银行风险管理体系。

**关键词:** ESG ; 风险管理 ; 碳金融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

## 一、ESG 中相关的风险概念辨析

随着社会各界对 ESG 领域的关注日益加深, 在研究和实务工作中也出现很多新的概念, 与风险相关的包括环境与社会风险、环境与气候风险、ESG 风险、生物多样性风险等。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强调全面覆盖, 因此, 需要对新型风险或者新的概念进行研究和辨析, 采取适当的方式将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专业化管理。

### (一) ESG 风险

ESG 是环境 (Environmental)、社会 (Social) 和治理 (Governance) 的英文缩写, 反映了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三个维度上的责任, 是国际社会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评估理念和重

要标准, 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被认为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 ESG 包含的要素非常广泛, 基本上可以涵盖银行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几乎所有的部门都会和这三个要素密切相关, 进而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等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看, ESG 风险不适合作为一类专项的风险来进行管理。

既然 ESG 要素对银行经营管理有如此全面广泛的影响, 那么首先, 在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要考虑 ESG 要素, 其次, 要将 ESG 管理融入整个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架构、业务体系、日常运营的方方面面。因此, 本文认为“ESG 管理”的提法可能更为合适, 更符合管理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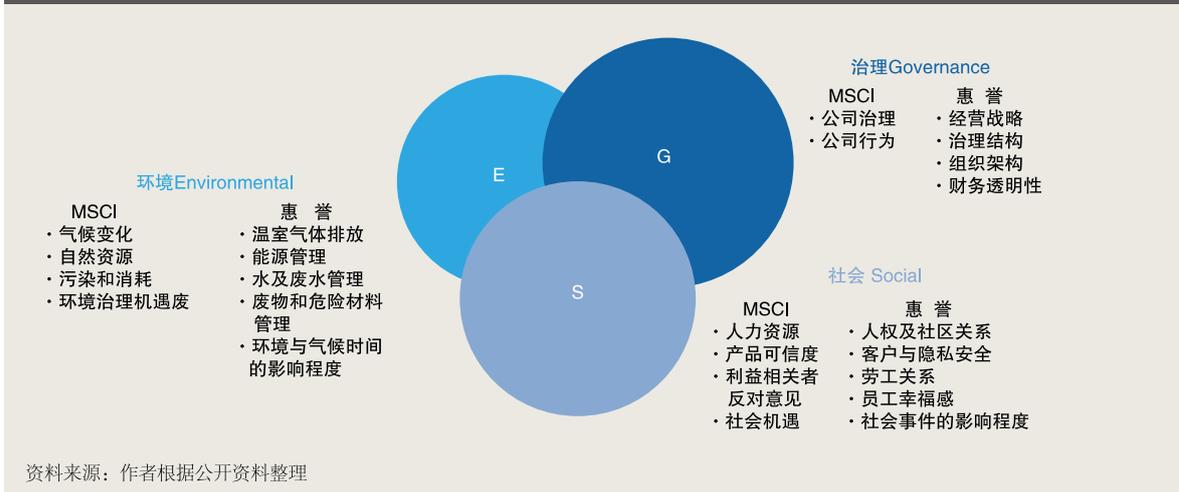
### (二) 环境与气候风险

环境与气候风险聚焦的是 ESG 中的 E。目前, 无论是国外的监管机构、研究机构, 还是国内的监管机构, 均把环境与气候风险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特别是中国双碳目标的承诺, 大家对 E 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的。那么环境与气候风险与传统的风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管理逻辑上看, 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NGFS) 认为, 气候风险会导致金融风险,

作者简介: 卢娜, 中国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

图1 明晟及惠誉关于ESG的内涵界定



并根据气候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将气候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气候变化将加剧极端气候灾害和事件发生的频率与危害程度，带来严重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并通过借款人还款能力恶化传导至金融机构。另一类是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为应对气候变化，一国需要主动向低碳经济转型，政策变化、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企业信用的冲击，有可能传导至金融体系。无论是物理风险还是转型风险，都可能引发信用、市场、运营、声誉等相关风险。可以说，环境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是一种多路径传导的复合型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它更加宏观、更加系统，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些传统风险的风险驱动因素。

从实务操作角度看，环境与气候风险在多路径传导过程中目前影响最大的还是信用风险，管理手段也更多是与结构调整、绿色金融发展等措施密切相关。因此，在实务中有的银行会把它作为单独一类风险，明确一个专业部门去管理，逐步建立环境与气候风险的管理体系，包括识别计量、监测预警、控制缓释的框架。这样既可以统筹好与双碳目标实现、绿色金融有序发展的相关工作，也可以满足内外部监管对环境与气候风险的管理要求。

### （三）生物多样性风险

2021年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中国云南昆明开幕，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生物多样性风险

的提法也多了起来。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和它们所组成的生态综合体之间的可变性，包括物种内部（遗传学）、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目前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高度相关：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加剧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风险来源。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单独提生物多样性风险这一概念，而是将其纳入环境与气候风险范畴进行管理。

## 二、ESG 要素融入银行风险管理体系

既然 ESG 不是一类单独的风险，而是包含了很多的考量要素，那么如何把这些要素有效融入风险管理体系当中就成为银行业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无论是双碳目标工作还是整个 ESG 管理，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都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最主要是三个方面作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银行不仅要做好自身的 ESG 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发挥这三个方面的作用，推动客户、资产端乃至整个社会有更好的 ESG 表现。

### （一）坚持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相互补充，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发展走在了国际前列。一是绿色信贷余额高、增速快。截至2021年9月，中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14.08万亿

元,较2021年年初增长21%。2021年9月末,绿色债券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35%。二是监管要求和分类标准与国际接轨,特别是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更新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剔除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等高碳排放项目,与欧洲分类标准保持了一致。但也要意识到,虽然近几年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它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整体资产组合中占比还不高,每年的增量相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所需的百万亿元级别的资金投入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其局限性在于对支持领域限定严格,资金投向较为单一,仅支持“绿色新增”,未充分考虑“存量转型”,与中国现阶段棕色产业、碳密集产业存量大的情况不甚匹配,忽视了传统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需求。

中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不仅需要绿色金融,还需要考虑大量高碳排放企业的安全降碳,低碳甚至脱碳的转型要求。这是一项长期工作,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目标平衡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转型金融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是2019年由经合组织(OECD)提出的,意指在经济主体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的进程中,为他们提供融资以帮助其转型的金融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其优越性在于覆盖范围更广,支持高碳棕色行业向低碳或零碳转型;将ESG作为投资评价方式,支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项目;更符合中国等以传统高碳排放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未来,中国可以在转型金融的标准分类、认知加深、实践创新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为广大的高碳排放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统筹发展与安全、稳妥推进低碳转型的成功之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一份贡献。

## (二) 将ESG要素融入客户信用评级体系,科学指导客户选择

ESG目前的评级很多是外部评级,明晟(MSCI)、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及富时罗素(FTSE Russell)等市场主流机构纷纷建立ESG评级体系。但这些评级机构的ESG评级结果之间相关性较低,差异性较大,覆盖中国企业的数量很少。以明晟为

例,ESG评级仅覆盖800家左右的中国企业,且均为上市公司;又由于其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情和价值观,选取的关键指标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ESG评级体系。

第一,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ESG评级框架体系。充分借鉴主流评级机构的评级经验,有所取舍、积极创新,根据中国产业升级转型期的特点,准确衡量客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要充分发挥银行海量客户的数据优势,不断拓展ESG评级覆盖企业范围。在实践中可根据管理需要、数据基础等分行业分步推进。第三,研究ESG要素对客户违约率的影响,并探索ESG评级结果在业务领域的深化应用,科学指导客户选择。以ESG评级为有效工具,形成“客户ESG评级高——贷款利率适当降低——客户经营改善、银行收益增加——客户ESG评级进一步改善”的正向循环机制,有效推动客户乃至整个社会的低碳转型,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

## (三) 针对E要素开展压力测试,做好前瞻性研判

与传统的风险类别不同,环境与气候风险的量化工作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分析工具比较缺乏。信用风险的关键核心指标是违约概率(PD),市场风险的关键核心指标有在险价值(VAR)、风险限额等,操作风险或者称为运营风险的关键核心指标有操作风险损失率、重要系统运行率之类的指标,流动性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等都有可量化的关键指标。但环境与气候风险目前还没有找到达成共识的量化表征指标。面对环境与气候风险所具有的长期性、非线性、高度不确定性、全局性等特征,传统的风险计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外众多研究、监管要求和银行实践中,压力测试是一个频繁提及的量化工具。环境气候风险,包括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对这两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的原理相似,但因为风险特征考量的因素不一样,选择的承压因子和传导路径也有所不同。

对于转型风险。首先是选择施压因素,例如,碳价在不同情形下的变化,免费配额的比例,以及企

业经营减产的假设；其次选定承压的对象和指标，承压对象可能是某一个行业的贷款组合，承压指标是客户的违约概率，风险传导的路径就是碳价的变化反映到企业的若干财务指标上，进而反映到违约概率的变化上；最后计算对不良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对于物理风险，更多要考虑气候变化或者灾害的历史表现。承压对象依然是某一类的贷款组合，承压的指标可以是押品价值的变化，对个人来讲就是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传导的路径，例如，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会影响到房地产、厂房、机器设备等押品价值，进而影响到贷款未覆盖的比例；对于个人，房屋受损则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受到影响，也会影响到房屋的偿还。相比较而言，目前业内对转型风险压力测试做得比较多，但对物理风险的压力测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尽管依托数据和假设，结合专家判断的压力测试结果也许不很准确，但它所揭示的趋势和影响程度依然会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通过克服人类共有的惰性和迟钝，采取有序的行动，避免未来可以预见的最坏结果。与传统的客观经济压力测试不同，环境与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并非仅仅为了资本管理，而是关注在长时间范围内银行资产组合应对气候变化的感性。从这个角度看，压力测试工具就像警报器一样时刻提醒我们环境与气候风险这一“灰犀牛”的危害性，是对风险管理“未雨绸缪”的最好解读。

#### （四）稳妥开展碳金融创新，积极发挥市场定价作用

双碳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发展碳金融市场就是以金融创新发挥市场定价的引导作用，通过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达到以最小成本实现碳减排的目标。未来金融机构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碳金融市场的核心是碳排放权。从实践经验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可以体现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和价值，通过碳定价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在限制区域或行业碳排放总量的情况下，碳排放交易体系可通过碳价引导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和不同环节间流转，即通过市场调整能源结构，引导低碳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引导高碳

企业节能减排，鼓励低碳企业健康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自2011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以来，中国碳金融市场经历了1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很多难题需要克服，例如，交易不活跃、内生动力不足、地区发展不均衡、参与实体单一、参与目的单一等。要解决这些难题，可采取的措施可包括：扩大交易主体，纳入其他控排行业，引入投资机构；适时稳步推出碳金融衍生产品；完善一级市场，制定清晰、透明的全国碳市场配额目标，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健全碳排放核查和信息披露机制；设置价格稳定机制，防控市场风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数据安全。应通过上述措施逐步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从当前的单一履约性市场发展成为具有投资价值和金融属性的复合型市场。

#### （五）强化公司治理能力建设，夯实ESG管理根基

目前ESG中的E要素虽然受到更多关注，但无论是E还是S，最终管理都要有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力作为根本保证。根据惠誉的ESG评级相关性评分结果，一些ESG因素可以对公司信用评级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G因素。在当前国内信用评级方法中，G因素中的公司治理、财务质量等已经是信用评级考察的因素之一，债券市场中不乏因为公司治理问题、财务质量问题而被调整信用评级，甚至引发债券违约的案例。

不难看出，G要素的建设是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对企业业绩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银行在践行ESG的过程中不仅要提升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还要通过信用评级、客户选择、金融服务等多种手段引导客户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进而提升社会的整体治理水平。

#### 参考文献：

- [1] 郭栋、熊惠.“净零”驱动：可持续债务创新演变、市场动态和策略应对[J]. 国际金融, 2021(9): 48-54
- [2] 徐振东. 巴塞尔协议持续改进引领全面风险管理变革[J]. 国际金融, 2019(5): 29-42

（责任编辑：辛本胜）